

暴风骤雨

周立波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暴风骤雨/周立波著.—2版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9

(人民文学出版社·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)

ISBN 978-7-02-007442-6

I. 暴… II. 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61823号

责任编辑:刘 稚

装帧设计:何 婷
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暴风骤雨

周立波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316千字 开本880×1230 毫米1/32 印张13.375 插页1

1952年4月北京第1版 1956年8月北京第2版

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4000

ISBN 978-7-02-007442-6 定价34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在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上,几代作家在不同的时期创作了数以万计的长篇小说。我们作为新中国成立最早、规模最大、门类最全的专业文学出版社,素有“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”之誉,长篇小说出版资源非常丰富。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,我们从业已出版的长篇小说中遴选出部分优秀作品,汇集成“人民文学出版社·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”一次性推出。这些书目的选择,兼顾历史评价、专家意见、读者喜好,以及题材和思想艺术风格的丰富性,它们集中展示了新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伟大成就和发展变化,从文学的角度折射出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。入选作品大都经过了时间淘洗,是可以流传的上乘之作。阅读或收藏,均富有价值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2009年5月

很短的时间内,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、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,其势如暴风骤雨,迅猛异常,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。

——毛泽东

第 一 部

七月里的一个清早，太阳刚出来。地里，苞米和高粱的确青的叶子上，抹上了金子的颜色。豆叶和西蔓谷^①上的露水，好像无数银珠似的晃眼睛。道旁屯落里，做早饭的淡青色的柴烟，正从土黄屋顶上高高地飘起。一群群牛马，从屯子里出来，往草甸子^②走去。一个戴尖顶草帽的牛倌，骑在一匹儿马^③的光背上，用鞭子吆喝牲口，不让它们走近庄稼地。这时候，从县城那面，来了一挂四轱辘大车。轱辘滚动的声音，杂着赶车人的吆喝，惊动了牛倌。他望着车上的人们，忘了自己的牲口。前边一头大牯子^④趁着这个空，在地边上吃起苞米棵来了。

“牛吃庄稼啦。”车上的人叫嚷。牛倌慌忙从马背上跳下，气呼呼地把那钻空子的贪吃的牯子，狠狠地抽了一鞭。

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的这个清早，在东北松江省境内，在哈尔滨东南的一条公路上，牛倌看见的这挂四马拉的四轱辘大车，是从珠河县动身，到元茂屯去的。过了西门桥，赶车的挥动大鞭，鞭梢蜷起又甩直，甩直又蜷起，发出枪响似的啸声来。马跑得快了，蹄子踏起的泥浆，溅在道边的蒿子上、苞米叶子上和电线杆子上。跑了一程，辕马遍身冒汗，喷着鼻子，走得慢一些，赶车的就咕噜起来：

“才跑上几步，就累着你了？要吃，你尽拣好的，谷草、稗草还

① 西蔓谷即苋菜。

② 长满野草的低湿地。

③ 没有阉的牡马。

④ 公牛。

不乐意吃,要吃豆饼、高粱。干活你就不行了? 瞅着吧,不给你一顿好揍,我也不算赶好车的老孙啦。”他光讲着,鞭子却不落下来。辕马也明白:他只动嘴,不动手,其实是准许它慢慢地走。车子在平道上晃晃悠悠、慢慢吞吞地走着。牲口喘着气,响着鼻子,迈着小步。老孙头扭转脸去,瞅瞅车上的人们。他们通共十五个,坐得挺挤。有的穿灰布军装,有的穿青布小衫。有的挎着匣枪,有的抱着大枪。他们是八路军的哪一部分? 来干啥的? 赶车的都不明白。他想,不明白就不明白吧,反正他们会给他车钱,这就得了呗。他是昨儿给人装样子^①进城来卖的。下晚落在王家店,遇到县上的人来雇元茂屯的车,他答应下来,今儿就搭上这十五个客人。不管好赖,不是空车往回走,能挣一棒子^②酒,总是运气。

车子慢慢地走着,在一个泥洼子里窝住了。老孙头一面骂牲口,一面跳下地来看。轱辘陷在泞泥里,连车轴也陷了进去。他叹了一口气,又爬上车来,下死劲甩鞭子抽马。车上的人都跳下地来,绕到车后,帮忙推车。这时候,后面来了一挂四马拉的胶皮轱辘车,那赶车的,看到前头有车窝住了,就从旁边泥水浅处急急赶过去。因为跑得快,又是胶皮轮,并没有窝住。胶皮轱辘碾起的泥浆,飞溅在老孙头的脸上、手上和小衫子上,那赶车的扭转脖子,见是老孙头,笑了一笑,却并不赔礼,回头赶着车跑了。老孙头用衣袖擦擦脸上的泥浆,悄声地骂道:

“你他妈的没长眼呀!”

“那是谁的车?”十五个人中一个三十来岁的中等个子问。老孙头瞅他一眼,认出他是昨儿下晚跟县政府的秘书来交涉车子的萧队长,就回答说:

“谁还能有那样的好车呀? 瞅那红驃马^③,膘多厚,毛色多光,

① 劈柴。

② 一瓶。

③ 驃马即鬃马。

跑起来，蹄子好像不沾地似的。”

“到底是谁的车呢？”萧队长又追问一句。

见问得紧，老孙头倒不敢说了，他支支吾吾地唠起别的闲嗑^①来避开追问。

萧队长也不再问，催他快把车子赶出来。老孙头用鞭子净抽那辕马，大伙也用死劲来推，车子终于拉出了泥洼。大伙歇了歇气，又上车赶道。

“老孙头，你光打辕马，不是心眼太偏了吗？”萧队长问。

“这可不能怨我，怨它劲大。”老孙头笑着说，有着几条深深的皱纹的他的前额上，还有一点黑泥没擦净。

“劲大就该打了吗？”萧队长觉得他的话有一点奇怪。

“队长同志，你不明白，车窝在泥里，不打有劲的，拉不出来呀。你打有劲的，它能往死里拉，一头顶三头。你打那差劲的家伙，打死也不顶事。干啥有啥道，不瞒同志，要说赶车，咱们元茂屯四百户人家，老孙头我不数第一，也数第二呀。”

“你赶多少年车了？”萧队长又问。

“二十八年。可尽是给别人赶车。”老孙头眯起左眼，朝前边张望，看见前面没有泥洼子，他放了心，让车马慢慢地走着，自己跟萧队长闲唠。他说，“康德”^②八年，他撂下鞭子去开荒，开了五垧^③地。到老秋，收五十多石苞米，两个苞米楼子盛不下。他想，这下财神爷真到家了。谁知道刚打完场，他害起伤寒病来。五十来石苞米，扎古病^④，交出荷^⑤，摊花销，一个冬天，花得溜干二净，一颗也不剩。开的荒地，给日本团圈去，他只得又拿起鞭子，干旧业了。

① 唠嗑即聊天。

② 伪“满洲国”年号。

③ 一垧是十亩。

④ 治病。

⑤ 出荷，日本话，交出荷即纳粮。

他对萧队长说：

“队长同志，发财得靠命的呀，五十多石苞米，黄灿灿的，一个冬天哗啦啦地像水似的花个光。你说能不认命吗？往后，我泄劲了。今年元茂闹胡子，家里吃的、穿的、铺的、盖的，都抢个溜光，正下不来炕，揭不开锅盖，就来了八路军三五九旅第三营，稀里哗啦把胡子打垮，打开元茂屯的积谷仓，叫把谷子苞米，通通分给老百姓，咱家也分到一石苞米。队长同志，真是常言说得好：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老天爷饿不死没眼的家雀。咱如今是吃不大饱，也饿不大着，这不就得了呗？吁吁，看你走到哪去呀？”他吆喝着牲口。

萧队长问他：

“你有几个孩子？”

老孙头笑了一笑，才慢慢说：

“穷赶车的，还能有儿子？”

萧队长问：

“为啥？”

老孙头摇摇鞭子说：

“光打好牲口，歪了心眼，还能有儿子？”

十五个人中间的一个年纪挺小的小王，这时插嘴说：

“你老伴多大岁数？”

老孙头说：

“四十九。”

小王笑笑说：

“那不用着忙，还会生的。八十八，还能结瓜呀。”

车上的人都哗哗地笑了起来，老孙头自己也跟着笑了。为了要显他的本领，在平道上，他把牲口赶得飞也似的跑，牲口听着他的调度，叫左就左，叫右就右，他操纵车子，就像松花江上的船夫，操纵小船一样的轻巧。跑了一阵，他又叫牲口慢下来，迈小步走。他用手指着一个有红砖房子的屯落说：

“瞅那屯子,那是日本开拓团。‘八一五’炮响,日本子跑走,咱们屯里的人都来捡洋捞^①。我老伴说:‘你咋不去?’我说:‘命里没财,捡回也得丢。钱没有好来,就没有好花。’左邻右舍,都捡了东西。有的捡了大洋马,有的捡了九九式枪^②,也有人拿回一板一板的士林布。我那老伴骂开了:‘你这穷鬼,活该穷断你的骨头筋,跟着你倒一辈子霉。人家都捡了洋捞,你不去,还说命里无财哩。’我说:‘等着瞅吧。’不到半拉月,韩老六拉起大排^③来,收洋马,收大枪,收枪子子,收布匹衣裳,锅碗瓢盆,啥啥都收走,连笨篱^④都不叫人留。说是日本子扔下的东西,官家叫他韩凤岐管业。抗违不交的,给捆上韩家大院,屁股都给打飞了。我对老伴说:‘这会你该看见了吧?’她不吱声。老娘们尽是这样,光看到鼻尖底下的小便宜,不往远处想。”

萧队长问:

“你说的那韩老六是个什么人?”

“是咱屯子里的粮户。”

“这人咋样?”

老孙头看看四围,却不吱声。萧队长猜到他的心事,跟他说说道:

“别怕,车上都是工作队同志。”

“不怕,不怕,我老孙头怕啥?我是有啥说啥的。要说韩老六这人吧,也不大离^⑤。你瞅那旁拉的苞米。”老孙头用别的话岔开关于韩老六的问话:“这叫老母猪不跷脚^⑥,都是胡子闹瞎的,今年

① 发洋财。

② 一种日造枪。

③ 成立地主武装。

④ 在锅里捞东西用的家什,形如勺子,用柳条或铁丝编成。

⑤ 差不多。

⑥ 形容庄稼长得矮小,猪不用跷脚就能吃到。

会缺吃的呀，同志。”

萧队长也不再问韩老六的事，他掉转头，打听胡子的情况：

“胡子打过你们屯子吗？”

“咋没打过？五月间，胡子两趟打进屯子来。白日放哨，下晚扎古丁^①，还糟蹋娘们，真不是人。”

“胡子头叫啥？”

“刘作非。”

“还有谁？”

“那可说不上。”

看见老孙头又不敢往下说，萧队长也不再问了。他明白，上了年纪的人都是前怕狼，后怕虎，事事有顾虑。他望望田野，苞米叶子都焦黄，蒿子却青得漆黑。小麦也都淹没在野草里，到处都是攀地龙^②和野苇子。在这密密层层的杂草里，一只灰色的跳猫子^③，慌里慌张往外窜，小王掏出匣枪来，冲着跳猫子，“当当”给了它两下。他抡起匣枪还要打，萧队长说：

“别再浪费子弹啰，用枪时候还多呢。”

小王听从萧队长的话，把匣枪别好。车子平平稳稳地前进。到了杨家店，车子停下，老孙头喂好牲口，抽了一袋烟，又赶车上道。这会大伙都没说啥话，但也没有休息或打盹。老孙头接二连三地跟那些从元茂屯出来的赶车的招呼，问长问短，应接不停。工作队的年轻的人们唱着《白毛女》里的歌曲。萧队长没有唱歌，也没有跟别人唠嗑。他想起了党中央的《五四指示》，想起了松江省委的传达报告。他也想起了昨儿下晚县委的争论，他是完全同意张政委的说的：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，或没有真正发动起来时，

① 扎古丁即抢劫。

② 爬在地上的一种野藤。

③ 兔子。

太早地说到照顾，是不妥当的。废除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，要一场暴风骤雨。这不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。害怕群众起来整乱套，群众还没动，就给他们先画上个圈子，叫他们只能在这圈子里走，那是不行的。可是，事情到底该怎么起头？萧队长正想到这里，老孙头大声嚷道：

“快到了，瞅那黑糊糊的一片，可不就是咱们屯子！”

萧队长连忙抬起头，看见一片烟云似的远山的附近，有一长列土黄色的房子，夹杂着绿得发黑的树木，这就是他们要去工作的元茂屯。

大车从屯子的西门赶进去。道旁还有三营修筑的工事。一个头小脖长的男子，手提一篮子香油馃子^①，在道上叫卖。看见车子赶进屯子来，他连忙跑上，问老孙头道：

“县里来的吗？”

老孙头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，扬起鞭子，吆喝牲口往前走。卖馃子的长脖男人站在路边，往车上看了一眼，随即走开。他走到道北一个小草房跟前，拐一个弯，只当没有人看见，撒腿就跑，跑到一个高大的黑门楼跟前，推开大门上的一扇小门，钻了进去。

这人的举动，萧队长都瞅在眼里。这黑大门楼是个四脚落地屋脊起龙的门楼，大门用铁皮包着，上面还密密层层地钉着铁钉子。房子周围是庄稼地和园子地。灰砖高墙的下边，是柳树障子^②和水濠。房子四角是四座高耸的炮楼，黑洞洞的枪眼，像妖怪的眼睛似的瞅着全屯的草屋和车道，和四围的车马与行人。长脖子男人推开的小门没有关住，从那门洞里能望到院里。院里的正面，是一排青瓦屋顶的上屋。玻璃窗户擦得亮堂堂。院子的当间，一群白鹅一跛一跛地迈着方步。卖馃子的人跑进去，鹅都嘎嘎

① 油条。

② 一排丛生的小柳树。

地高声大叫，随着鸡也叫，狗也咬，马也在棚下嘶鸣起来，光景十分热闹。萧队长问老孙头道：

“这是什么人家？”

老孙头往四外瞅了一眼，看到近旁没有别的人，才说：

“别家还能有这样宽绰的院套？瞅那炮楼子，多威势呀！”

“是不是韩老六的院套？”

“嗯哪，”老孙头答应这么一句，就不再说了。

这挂车子的到来，给韩家大院带来了老大的不安，同时也打破了全屯居民生活的平静。草屋里和瓦房里的所有的人们都给惊动了。穿着露肉的裤子，披着麻布片的男人和女人，从各个草屋里出来，跑到路旁，惊奇地瞅着车上的向他们微笑的人们。一群光腚的孩子跟在车后跑，车子停下，他们也停下。有一个孩子，把左手塞在嘴里头，望着车上的人和枪，歪着脖子笑。不大一会，他往一个破旧的小草屋跑去，一面奔跑，一面嚷道：

“妈呀，三营回来了。”

车道上，一个穿白绸衫子的衔长烟袋的中年胖女人，三步做两步，转进岔道，好像是怕被车上人瞅见似的。

车子停在小学校的榆树障子的外边。萧队长从榆树丛子的空处，透过玻璃窗，瞅着空空荡荡的课堂，他说：

“就住在这行不行？”

大伙都同意，一个个跳下车来，七手八脚地把车上的行李卷往学校里搬。萧队长走到老孙头跟前，把车钱给他，亲亲热热地拍拍他的肩膀，并且说道：

“咱们是一回生，二回熟了，回头一定来串门吧。”

老孙头把钱接过来，揣在衣兜里，笑得咧开嘴，说道：

“还能不来吗？这以后咱们都是朋友了。”他说完，就赶着车，上街里买酒去了。

二

工作队的到来，确实是元茂屯翻天覆地的事情的开始。靠山的人家都知道，风是雨的头，风来了，雨也要来的。但到底是瓢泼大雨呢，还是牛毛细雨？还不能知道。就是屯子里消息灵通、心眼挺多的韩家大院的韩老六，也不太清楚。

这两天来，韩家大院的大烟灯，整天彻夜地亮着。韩老六躺在东屋南炕上，一面烧烟泡，一面跟来往的人说话，吩咐一些事，探问一些事，合计一些事。他忙得很，有些像他拉大排的时候。所不同的是他十分犯愁。他的蜡黄的脸上，看不出一点点轻快的笑容。八路军三五九旅三营打走元茂屯的胡子以后，他的脾气就坏了。他常常窝火：摔碗、骂人、打人、跟大老婆子干仗。就是他挺喜欢的小老婆子，也常挨他的骂。

远近闻名的韩凤岐，兄弟七人，他是老六。他今年四十七岁，因为抽大烟，人很瘦，鬓角又秃，外貌看去有五十开外了。人们当面称呼他六爷，背地叫他韩老六，又叫韩大棒子。伪满时代，他当过村长^①，秋后给自己催租粮，给日本子催亚麻，催山葡萄叶子，他常常提根大棒子，遇到他不顺眼不顺耳的，抬手就打。下晚逛道儿^②，他也把大棒子搁在卖大炕^③的娘们的门外，别人不敢再进去。韩大棒子的名声，就此传开了。

卖裸子的长脖子男人，瞅见工作队的车子赶进屯子来，急急忙

① 伪满村长即区长。

② 逛窑子。

③ 卖大炕即卖淫。

忙跑来告诉韩老六。

“六叔，工作队来了。”长脖子一面说，一面把篮子放在地板上，挨近炕沿站立着。韩老六把烟枪一摔，翻身起来，连忙问道：

“来了吗？”

韩老六手忙脚乱，从炕上爬起来的时候，白绸衫子的袖子把烟灯打翻，灯灭了，清油淌出来，漫在黑漆描花的烟盘里。他的秃鬓角和高额头上冒出无数小小的汗珠。几天以前，宾县他儿媳的娘家捎封信来说：他们那儿来了工作队，就是共产党，带领一帮穷百姓，清算粮户，劈地分房，不知还要干些啥？得到这封信，韩老六早有些准备。房子地他都不怕分。地是风吹不动，浪打不翻的，谁要拿去就拿去；到时候，一声叫归还，还怕谁少他一垄？房子呢，看谁敢搬进这黑大门楼里来？唯有浮物，得挪动一下。他的两挂胶皮轱辘车，一挂跑县城里，一挂跑一面坡^①，忙了六天了。浮物挪动了一半，还剩下一半。没有想到工作队来得这么快。他紧跟着问：

“有多少人？都住在哪？”

长脖子说：

“十五六个，往小学校那边去了。”

长脖子直着腰杆，坐上炕沿了。平日他在他六叔跟前，本来是不敢落座的，现在知道正是用得着他的时候，他安然坐下，又添上一句：

“都挎了枪哩，有擗子^②，也有大枪。”

韩老六等心里平静一点以后，才慢慢说：

“这几天，你加点小心吧。”

长脖子答应：

“那我知道。”

① 松江珠河县的一个市镇。

② 手枪。